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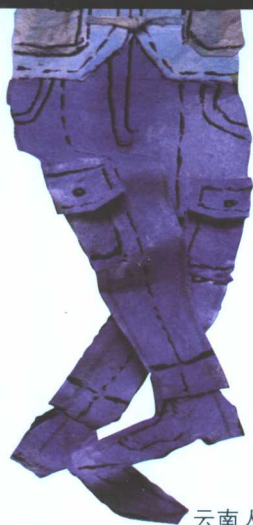


主编 李敬泽
策划 潘 灵



苹果核里的桃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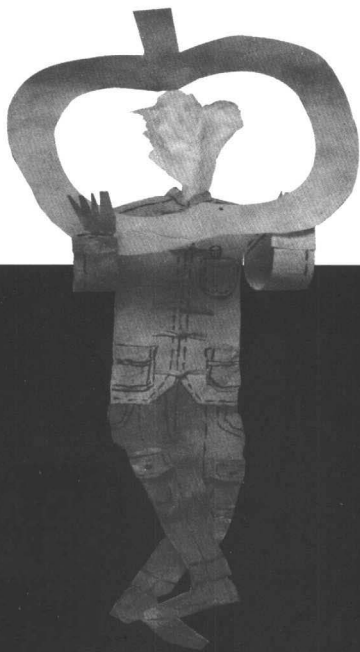
七格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苹果核里的桃先生

七格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苹果核里的桃先生/七格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1

(广场文库/李敬泽主编)

ISBN 7-222-03644-X

I. 苹… II. 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9125 号

组稿编辑 潘 灵 宋家宏

责任编辑 唐贵明

封面设计 西 里

苹果核里的桃先生

七 格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58 千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ISBN 7-222-03644-X

定价: 15.80 元

引 言

广场是空旷的，它等待着人。

广场上汇集了浩大的人群，人们素不相识，每个人都心怀激情和梦想，怀着观看、认识、交流的冲动。

广场是节日，是日常生活的间歇之地，人在这里把自己打开，在阳光下、在风中晾晒，人让自己欢乐和自由。

广场是阅读，读一本书如同在人群中找到那个心心相印的人。

广场是写作，在空旷的广场，写作者谛听内心的声音，谛听世界在深夜的寂静和在白天的躁动。

广场是一种文学精神，是大静也是大动，是个人也是他人，是认知也是想像，是梦想也是现实，是召唤着人群也是隐匿于人群，是绚烂、繁复也是极端的简单，是狂欢和奇观
.....

李 敬 泽

序

“神啊，让这五篇小说，化成横切苹果后的五角星形吧。”

——毕达哥拉斯·七格

这个数理神话系列是由五个小中篇构成，每一篇都是纪念一个伟大的现代数理逻辑学家，他们分别是蒙塔古、克里普克、康托尔、希尔伯特和图灵，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公理集合论、递归论、模型论、证明论这几个现代数学的主流方向。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选择在了花刺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南宋时期的中国、阿兹特克（今墨西哥）、阿散蒂（今西非黄金海岸）和古埃及，发生的历史背景都是处于文化冲突中，比如蒙古灭花刺子模、元灭宋等等。

写起来非常费劲，中国人向来缺乏殖民意识，所以看起来都是写自己国家的事情，可以说全体都得了孤芳自赏症，那些内陆作家他们永远在关注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却从来不会把眼光放到蔚蓝色大海以外的地区。——人们总是害怕自己陌生的人与事，作家也不例外。

不单是资料搜集上的困难，而且在编排上也遇到不少困

难，最主要的困难是，如何把现代数学里的一些想法，转述成文学语言融进去，我得承认，《实无穷》做得不到位，《可能世界》又做过了，《形式国》倒是正好了，但好像情节上又不够饱满，总之料理起来非常麻烦。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间接碰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科生，他非常狂妄地宣称我的努力实在是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因为这里面缺乏他所认为的新意和风格。事实上，套用数学里的术语，我尝试的是一种广义小说，就是说小说不再是传统的人文语言的扩展集，它还有可能继续扩展它的内涵，将数理逻辑里的一些成分给包括进来，成为可以容纳更多通配符的一个文本织体。这样的格式是不是能被文科生们所欣赏（更精确地说，能不能被他们所读懂），这的确是个挑战，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于没有数学头脑才去选读文科的，但好在现在不再是秀才当道的科举时代，互联网将所有无法相容的都串并了起来，我想这算是我的幸运。

抛开读者群体不谈，光看文本本身，那就像电子音乐加入古典音乐会打破原有的和谐一样，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风险，比方《可能世界》就做得很累，照一个网友的说法，就是我终于把这饺子给包圆了：想想看，对饺子的工艺要求降低到只要不破馅就算成功的份上，这说明我的饺子是做得多么的糟糕。

但这却是范式上的革命，就如同无理数引进有理数后才有可能产生连续的实数轴一样，文学也应该有一个向实数轴方向发展的野心。

当然，也许克罗内克等直觉主义者是会反对这一做法的，因为在他们保守的眼光里，上帝只创造了自然数，其余

一切都是多余，文学也是，只要我们的小说能够完成叙事，完成意义，小说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可对像我这样精力过剩的人来说，总是想搞点破坏，让天下不要整天都很太平。

我以前曾说过，在逻辑的尽头，绽开的是文学，但是，我发现要让这妖艳的海底大葵花彻底展开并不容易，也许共通点都是超乎一切的想像，但想像之后的表达，却又有天壤之别，可是你又必须不能让它们差之千里。——这就需要一种技艺，一种化逻辑为文学的技艺，比我写科普读物所运用的技艺更高深的技艺。写小说与其说是才气第一，更不如说是技艺第一，有才气的可以去写史诗以外的任何诗歌，但只有懂技艺的才知道如何经营一篇小说，那是一种复杂结构，只有技艺最高的小说匠，才能雕琢出拥有无穷层数的象牙球。无论是制作纯小说，还是制作通俗小说，都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很服的人是达·芬奇。

所以我宁愿争取去做个小说巨匠，也不会稀罕什么小说大师。

正如到了技工最高境界，可谓是车铣刨磨无所不精，谁要到了小说巨匠这地步，那他的小说作品，真的是可御风而行了。

另外，我还要特地感谢以下两个机构：Google 搜索引擎和超星数字图书馆，前者让我找到了很多一般不太容易找到的资料，比如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国内没有中译本，然而，通过 Google 我找到了电子版的英译本；而后者，使我不必为了到那间装饰得像五星级厕所般豪华的上海图书馆去

翻阅图书，而不得不在满是机动车废气的街道上疾走。

最后声明一下，小说后面附着的参考书目，不是为了炫耀学识，当然你要是想这么猜想也行，我的本来意图是：既然这些小说也是像做学术论文一样，是在阅读了大量其他人著述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为了对他们的智力成果表示尊重，我应该将他们的名单列出，我想，这也应该是广义小说的一个最低标准。

语 法 树

谨以此篇，纪念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蒙塔古

“给我一套语法，我将搬动整个世界。”

——艾卜·哲耳法尔·穆罕默德·伊本·穆萨·阿尔-桃

—

桃老师是咱花刺子模王国最好的数学老师，虽然其他老师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整天疯疯癫癫没个正经，连胡子上沾了羊肉末子都不知道，但我们这些学生都热爱他，因为他上课不怎么说话，主要是在泥板上写，写的东西我们大多都看不懂，他也不管，只顾自己写，一会儿蹲着写，一会儿趴着写，一会儿吐口唾沫擦了再写，一会儿侧头拿耳朵边听边写。其实我们那时候，早就会造纸了，还能带颜色，听说这技术是从东方中国传来的，特别神。可咱桃老师不爱使唤纸，他就爱在泥板上涂。他涂完了，我们就下课了。桃老师是有规矩的，只要完了，他就抬起头，茫然冲天空笑笑，然

后喉咙里咕噜一句：只有数学带来的快乐，才是所有快乐中最快乐快乐。于是我们就抓紧时间一哄而散。

我们属于理科专业班，所以除了上桃老师教的数学外，其他文科老师教的课，诸如诗学、建筑学、教义学等等，我们就不用学了。这些我们不学的学问，其实以后会很有用的，尤其是诗学，如果学好了，就能具备一张天下无双的嘴巴，不仅能吟诗作赋，实在厉害的，还能当上永不犯错的伊玛木，把蒙古铁骑给吓退三千里后，还能顺便谈谈人类的未来或者宇宙的命运。我们数学班将来可没这么有出息，毕业以后，一般都是派到全国各个需要数字的地方去数数，虽然这活不起眼，但不行的就是不行，听说好多人毕业以后，还是数不清数，所以报到首都撒马尔罕的数字，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但伊玛木说，这样也好，因为要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到底有多少实力，那蒙古敌人就更不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这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总觉得这么说有点不对劲，但伊玛木是永不犯错的，所以肯定是我自己有点不对劲，而我们伟大的花刺子模王国，绝对是永远对劲的。

下了课我一般就直接奔家里去，因为我家有好多好吃的水果，石榴苹果柠檬香蕉西瓜，要什么有什么，我最爱吃水果了，好多时候我一天就光吃水果，其他什么也不吃。我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就我一个，好多人都问过我，你父母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说我也觉得奇怪啊，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别说是喀什了，就是最远的那颗星星也到了嘛。

所以我猜他们一定是死了，虽然大人都一致认定他们肯定是得了中国皇帝的封赏，开心得不回来了，为了照顾大人的好心，我也假装同意他们的意见，可我心里明白他们真的

是死了，因为外面蒙古人非常厉害，他们比以前的吐火罗人或者呼拉珊人厉害，甚至比从海那边过来的拜占庭人还厉害，他们把东方全抢了，而且抢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据说中国快要被灭了，所以我想我的父母肯定是完了。

我们这里看上去还很安全，毕竟我们花刺子模是个大国，而且我们还有大将扎兰丁丁在铁门关那里守着，我没见过扎兰丁丁，只听人说他有三丈高，两只眼睛比谁的都蓝，他打起仗来，要比以前巴比伦那儿的灯塔还威风。再说，我们还有药杀河和乌浒水，这两条河很有灵性的，只要我们花刺子模十二个伊玛木一作法，厉害的时候，无风也能起上三尺浪，蒙古人的马再能飞，也飞不过去的。——整个阿拉比亚地区，我们伊玛木的舌头是最厉害的，布哈拉那里的诗人又羡慕又嫉妒我们，甚至他们还联名要求哈里发再给我们加个舌头税，我们花刺子模人自然一百个不答应，伟大的伊玛木之一，易司马仪说的好：要我们交舌头税，那你们就派这些诗人来保卫我们的城池吧。

那些诗人结果没有一个来的，因为前些日子蒙古兵刚把布哈拉城给烧白了，没什么人在烈火中永生。

就算他们都活着，我们也不要他们来。我们自己这儿的诗人就多得满街都是，他们没事就作诗，有的诗他们是写下来的，以前他们是写在纸莎草或羊皮上的，现在他们全写纸上了，写好诗后，他们就把纸往天上一扔，写得好的呢会慢慢往上升，写得不好的呢会慢慢往下沉，伊玛木们会定期派捞诗人出来捞诗，捞诗人坐在热气球里，把飘在城市最上空的那些纸给打捞起来，拿回去供伊玛木们炼咒语，次好的那些收集后就装订成册，比如《悬诗》、《乐府诗集》什么的，

剩下的那些就揉成个大团，回造纸坊里打成纸浆，重新造纸。

我不喜欢作诗，我觉得那个一点都不好玩，拿枝笔，从右写到左再从左写到右有什么意思呢，写完后还得盼它往哪里去，有些人写了好多诗，可没一张往上飘的，全是脱手一扔后就直奔下半身，最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很吓人的一声，纸头多半都要磨破的。我看到好多次了，一些人人为这就跨上骆驼再也不回来了，不知去哪儿了，还有当场抹脖子的，呼啦一下，动作比他们写诗要麻利多了。

以前我自己也写过几次，有那么一回，真的，就在前些天，我记得很清楚，那纸头竟然会往上升，我可开心了，就在下面拚命用嘴吹，想让它飞得更高些，可后来薇依娜在上面趴着叫：阿里，你在井里忙乎啥呀？

我这才想起来，是桃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我们在井里思考一道数学题。我思考不出，就走神写诗了。我一走神就会写诗，就像人们一发怒就摔罐子，我觉得诗就和罐子一样，是专门用来出气的。

但那次我不死心，想说不定那纸会升到井面以上的，便爬出井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自己的那张纸飘在井旁边的地上，离地估计连半个骨尺都不到。

哼，结果那天非常不幸，旁边站了个可恶的薇依娜，她仰天哈哈大笑，差点就把头巾给笑地上了。我很想给她一拳，但真主说打女人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打了自己一拳。

薇依娜笑好后，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和一小瓶刷她们女人指甲用的黑娜水，她在路边折了根怪柳枝，蘸了黑娜水，就在纸上刷刷地写了起来。

我知道她是我们学校写诗写得最好的人，我们试过，写沉在地上的十张诗歌纸，她只要写一张衬最下面，就能把这上面的十张全给托起来。但我不稀罕，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诗，我只喜欢做我的数学题，所以薇依娜还没写完，我就往井里钻了。

等我到井底了，就听到上面薇依娜在喊：“喂，你来看啊，它飞得多高啊！你快出来看啊！”

“诗歌升起不是因为薇依娜的嗓门！”我在井里大声回答她，声音在井里嗡嗡的，难听死了，所以我决定不再搭理她，只管想桃老师布置的数学题。

这道数学题据桃老师说，是咱花刺子模以前伟大的数学家花拉子密研究出来的，桃老师说花拉子密是我们整个阿拉比亚的骄傲，有了花拉子密，阿拉伯人才不是骆驼。按照惯例，桃老师仍旧许诺我们，谁第一个解开这道题，他就奖赏谁去很远的地方玩。

我们都知道桃老师有样传家宝，那就是据说从波斯那里来的一条飞毯，凭着这条飞毯，桃老师每年都会带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一起，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一次，而且，玩的地点由这学生来挑选。去年他带的是阿卜杜拉，去的是天竺，再上一年他带的是穆萨，去的是安达卢西亚。

今年我一定要赢，前两年都差一口气，今年我想我一定行，因为再不行我就毕业了，没机会了。

我打定主意了，今年我一定要去中国，去见他们那个姓宋的皇帝，问问我父母怎样了，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答案的，数学都是有答案的，父母也得有个答案。所以过去这几天，我在家里一吃完水果，就往这井里钻。

但薇依娜还在上面叫，越叫越响。哼，女孩子就是烦，尤其是这个薇依娜，仗着自己诗歌好，人又长得漂亮，就老是整天叽叽喳喳的，比乌鸦还要吵。不过她人是挺好看的，她和我们不一样，眼珠子不是蓝色的，也不是棕色的，而是绿色的，她还有一头黄得扎眼的头发，她说她们里斯本那儿的人都是这长相的，我就是想不通，干嘛她父母要从那么远的西边带着她逃到这里来呢，她不可以再往西逃吗，逃到天尽头就安全啦，我这里也就不会这么吵了。真的，做数学题最要紧的就是要安静，一吵吵，就什么都做不出来了。

突然，井里光线一下子暗了下去，我抬头一看，见鬼，薇依娜的大屁股把井给挡住了。她正在往井里爬，那天我真担心万一她失手怎么办，我是用手去托住她的屁股呢，还是让她的屁股直接砸我脑门上呢？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用手去托，这样她如果放屁的话，我的鼻子就有地方躲了。

很幸运她安全爬下来了，现在井底就坐着两个人，挤得要死，我们俩面对面盘膝坐着，井中央很小一块地上，摊着一张纸，上面是花拉子密的那道题目。

我决意不看薇依娜一眼，所以眼睛傻愣愣地光盯着纸上那些字看。光线很暗，但我视力好，天上的鹰都比不过我。

“他们走了没有？”薇依娜颤颤巍巍地问。

“什么走了没有？”嗯，根的两倍，为什么要两倍呢？

“蒙古人啊。”薇依娜急得都哭了。

“哪儿呢？”

还没等她回答，我就抬起头来，一小碗天，很明朗的样子，偶尔掠过一片黑影，想都不用想，蒙古人又骑着马冲过防线，飞到我们撒马尔罕城上空了。空中隐约有些歌声传

来，不用猜，那是蒙古兵在天上策马纵歌，他们就喜欢这样，好像不唱歌就没法打仗了，真他妈的会装酷。

“没事的没事的，这又不是第一次咯，迟早我们的伊玛木会把他们给说下来的。”说完，我打算伸个友谊的手臂给她，帮她一起把眼泪收住。女人的眼泪又多又不值钱，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还要使劲生产。

我手还没伸出去，一根箭就唰地直直射了下来，箭头把铺在我俩之间的那张题目纸给捅了个大洞，深深插入井泥里，箭杆末端的箭羽还在打颤。

“这是谁射的！”我气得一时腾不住地方站起来，就坐着对井上的天空大叫起来：“你赔我的纸，赔我的纸！”

薇依娜拉我袖子，劝我别这样。我想反正天上的蒙古兵也听不见，就索性叫得再响些，在薇依娜前抖抖威风，直到她说嗡嗡的回音难听死了，我才作罢。

等到空中的歌声消失了，我才和她一起爬出井外。蒙古人早就没有了，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箭，我手上也捏着一根，是我从井里拔出的那根，它的箭头是四角刃的，所以把我的题目纸给捅了个四方形的大洞，不少人都在地上拔箭，那些农民是拔得最快的，特别有把式，牧民就不行，在那里撅着屁股活像一只只大土狼。蒙古人的箭好，箭杆特别能引火，抱一捆回去点石油烧火做饭，要多省事就能多省事。所以每次蒙古人下完箭雨后，我们撒马尔罕的城民就马上出来捡，当然死人身上的箭我们就不捡了，因为那上面沾了血，很难点着火，这样的箭一般都留给军队用，他们用这种不能点火的箭去杀敌人，还能起到以血还血的象征寓意。总之，这叫物尽其用，对此我们军民双方都很满意，我们伟大的算

端摩诃末还曾为这事赋诗一首，我对诗歌不感兴趣，所以写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反正最后一句诗词的大意是：想要怯生生地问一下，天下有谁能打得过我们吗？

二

今天，我把这张多了个洞的题目纸又摊在了小桌子上，本来现在的这个时刻，我应该是呆那井里去思考这道题的，但薇依娜是个大麻烦，她非要和我呆一块儿，我上哪儿她就去哪儿，跟屁虫一个，而且她理由还足得要命，因为她父母昨天死掉了。本来她父母不会死的，蒙古人的箭根本就穿不透他们家的屋顶，但天有不测风云，有个蒙古骑兵估计是喝多了，他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套在镫子里，于是他就连人带马地掉下来，一边掉还一边打旋，薇依娜一家透过自己的窗玻璃，盯着这从天上摔下来的骑兵商量了好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笨蛋肯定会砸在他们家的屋顶上，于是，他们三个就全逃了出来，结果刚跨出门口，一只带骨哨的长箭就射穿了她老爸的头颈，接着又射穿了她老妈的胸膛，最后射穿了薇依娜的头巾，而那个蒙古骑兵在砸向屋顶的最后一刻，终于又翻身上马背，这主要是他坐骑的功劳，那马在关键时刻做了个高难度的前腿劈叉接团身后空翻一周半的动作，硬是收住了堕势，还把它主人掀上了马背。它的马蹄与空气剧烈摩擦，发出叽叽的声音，还迸出火花，在天上一大群蒙古同行的轰然叫好声中，那马立起前半身，然后一仰脖，侧着个长脑袋，咳咳地向天上的看客们致意。蒙古兵就趁势打个呼哨又疾疾爬升了上去，还返身对着薇依娜淫笑着

用力抛了个匕首，可惜薇依娜这时恰巧昏倒了下去，所以那匕首没抛到她脑门上。

由于薇依娜屁股很大，这使得我在井下的生活很不愉快，最主要的还是心理压力，她们女人都裹着长袍子，所以一旦她们放屁，臭气就会从整个身体各个地方蔓延开来，令你防不胜防，更何况井又那么小，所以我肯定会坐以待毙，虽然这几天以来，薇依娜在井里什么屁也没放过，相反，她身上的蔷薇水还很香，但我还是害怕，所以今天我毅然决定，水果吃完后，就不下井了。

薇依娜还是坐在我家地毯上发愣，其实有什么嘛，不就是父母死了嘛，我父母估计也早就死了，这又没关系的，大家都是真主的选民，迟早要到天堂里去做邻居。但我知道我这么说了也没用，因为诗人大多不理智，理智的大多不做诗人，像我这样紧随花拉子密而思考问题的人，和薇依娜这种诗歌动物，根本就说不通。

这几天伊玛木们大概都累了，所以法术都使将不出来，但大人们说，主要是扎兰丁丁保护着我们的算端摩诃末，已经在几天前逃走了，所以大家就都没了斗志，不过这也没办法，本来我们撒马尔罕就不是算端的地方，他刚来的时候可杀了我们不少人呢。不过还算好，我们撒马尔罕城墙非常高，蒙古马要飞过来，得经过很长一段助跑才行，虽然蒙古马体力很好，但有一半是跑不了那么多的，如果它勉强要跑，很有可能最后是咚的一下撞城墙上，守城的说，起初有好多蒙古骑兵是不怕死的，硬冲，结果城墙根这儿全是黏乎乎的人肉和马肉，不少蒙古马的马头碎得很难看，牙齿和眼珠子都蹦到堆堞里来了，这给我们城市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带